三國志旁證

三國志旁證卷十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任城威王彰傳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注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都之號爲索干之都

水經㶟水注云魏土地記曰代郡北九十里有桑乾城　一統志云桑乾故城在宣化府蔚縣東北桑乾河自山西天鎮縣流入在大同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逕西甯縣南蔚州北又東逕宣化縣南界又東逕保安州南與洋河會又東南入順天府宛平縣界卽古㶟水也　顧祖禹曰桑乾城漢縣爲代郡治後廢蓋黃初二年徙郡陘南其縣亦廢也

率師而行

殿本考證曰率師而行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注及帝受禪因封爲東牟王

潘眉曰此說誤也封中牟王者任城王子楷非彰也黃初二年彰尚爲公三年始封王本傳云立爲任城王四年薨文帝紀曰任城王彰薨於京都彰爲王僅兩年而一見本傳一見帝紀皆曰任城王其未封中牟甚明魚豢乃曰諸侯畏彰過中牟不敢不速此虛造之言裴世期引之謬矣　水經渠水注郭頒世語及干寶晉紀竝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注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

世說尤悔篇云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

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襍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如漢東平王故事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云蒼薨及葬詔有司加賜鸞路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陳思王植傳 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

漢魏三百名家集魏文帝登臺賦云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烏飛

鳴而過前申躊踏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鄴中記云銅爵臺因城爲基址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

注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

隋書經籍志有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

又 建高門之嵯峨兮 又 連飛閣乎西城

鄴中記云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未到鄴臺七八里遥望此門　潘眉曰鄴二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者鄴之南城（見河朔訪古記）東西七里南北五里者鄴之北城（見水經注）魏銅爵臺在鄴都北城西北隅（見鄴中記）鄴無西城所謂西城者北城之西面也臺在北城西北隅與城之西北樓閣相接故曰連飛閣乎西城

又 臨漳水之長流兮

水經穀水注云武帝引漳流自鄴城西東入逕銅爵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

又家願得而獲逞

曹子建集逞作呈與上下韻是也此逞字恐誤

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

按衞臻傳亦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此承祚直筆也而晉書則云丁儀丁廙有名於魏壽向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立傳王鳴盛曰索米一說周柳虯唐劉允濟劉知幾皆信之近朱氏彝尊杭氏世駿皆辨其誣謂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衞覬等五人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今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

有文采又於劉廙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如此亦足矣何當更立傳乎況奪嫡之罪儀廙爲魁而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鯁臣碩輔儀等交搆其惡疏斥之二人蓋巧佞之尤安得爲立佳傳然此猶陳壽一人之言也王沈撰魏書一則曰奸以事君一則曰果以凶僞敗魚豢撰魏略稱文帝欲儀自裁儀向夏侯尙叩頭求哀張騭撰文士傳稱廙盛譽臨菑侯欲以勸動太祖則知壽所書儀廙事皆實而壽之用心實爲忠厚也且毛玠儀所譏也玠出見黥面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壽不屬之儀而第曰後有白玠者白者爲誰非儀則廙壽爲之諱也尙得謂因索米不得而抑之乎

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注 開司馬門至金門

水經穀水注云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　潘眉曰宮門謂之司馬門每門立司馬主之如百官志南宮有南屯司馬主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則有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是也金門疑即金明門水經注鄴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廏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

又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殿本考證云爾冊府元龜作以　李清植曰此文甚拗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它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

門之謂者故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

世說捷悟篇注引文士傳云魏武爲丞相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案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又捷悟篇云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字王正嫌門大也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

噉一口也復何疑魏武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注謂解八字是爾正平　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引世說云魏武征袁本初治船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甲而未顯其言馳問主簿楊德祖德祖應意同

於是以罪誅脩

後漢書楊彪傳注引續漢書云人有白脩與臨菑侯飲醉共

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大怒遂殺之

注僕少好辭賦　又德璉發跡於大魏

文選作僕少小好爲文章大魏作此魏李善注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

又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

掘字當是握字偶誤文選不誤

又今盡集茲國矣　又猶不能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　文選句末無也字

文選盡作悉猶下有復字翰作軒里下無也字

又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嘲之

文選閑下有於字謂下有能字還作反狗下無者字前下無爲字

又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哂余也　又世人著述

文選敢作能妄作忘後下有世字人下有之字

又昔丁敬禮常作小文　又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

文選常作嘗過上無能字

又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文選作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邪　何焯曰言吾自得潤飾之益後世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耶今人多因相字誤會失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　按南史任昉傳王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語似本此

又游夏之徒不能借一字

文選作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又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　又可無歎息乎　又衆人所樂

文選逮上有能字息上無歎字樂上有共字

又吾雖薄德　又流金石之功　又若吾志不果　又亦將採史官之實錄

文選薄德作德薄流作留不作未亦作則

又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

文選名上同上並有於字白作皓怍作慙

又豈獨愛顧之隆　又雖風雅頌不復過也　又何惶駭於高視哉

又敢忘惠施

文選獨作由風作諷古通用也作此何惶作何遑無駭字張

銑注曰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

又　摯虞文章志曰

晉書摯虞傳云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

又　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

潘眉曰郡國志無東安郡此注載劉脩爲東安太守杜畿傳注有東安太守郭智建安四年太祖使臧霸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立郡在建安以前歲月不可得詳

又　其人自若而居海上

殿本考證云宋本自若作自苦

又　每嘗就植慮事有闕

殿本考證云一本闕作闕

注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又廙字敬禮儀之弟也

隋書經籍志有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丁廙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按曹子建集有與都亭侯丁翼詩即廙也

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

曹子建集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戒

注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世說文學篇云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當行大法應聲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

四年徙封雍邱王其年朝京都

曹子建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注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　何焯曰魏以延康元年十月禪代十一月遽改元黃初陳思王實以四年朝洛陽而賦云三年不欲亟奪漢年猶發喪悲哭之意耳

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文選活作垢　困學紀聞云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趙一清曰黃初四年始立毛詩於學官此與文帝紀引曹人之刺詔書正同

而不能自棄者也　又　無復執珪之望

文選不能作不敢無復作永無

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

文選仄作側瞻望反側下作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四十餘字今史家節之 文選作責躬詩

奕世再聰又受禪炎漢臨君萬邦

文選再聰作載聰是也此偶誤炎漢作於漢臨君作君臨

先軌是墜

是墜係筆誤應從文選作是隤與下儀字爲韻也

時篤同類

文選作時惟篤類

不忍我刑暴之朝肆

余蕭客文選音義引獨異志言陳思王植與文帝不協帝郎

位召植游華林園酒酣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弦皆頓絶植卽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不敢害植云按此事魏志紀傳俱不載錄之足以補裴注之缺

哀予小子

文選小子作小臣與下濱字爲韻然作子與上類肆字爲韻亦得旣不復下臣韻且與下嗟予小子咨我小子文法一例

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

文選作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刻符授土按土字誤彼注引剖符析珪自是注授玉也

性命不圖

文選性命作生命彼注云言生之天壽不可預謀也

又曰肅承明詔

文選作應詔詩

黃坂是階

黃坂卽黃卷坂一作黃巷水經河水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關矣

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文選魏都賦注云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此猶機事之先見者也

注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

何焯曰彪傳是時爲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乃徙封白馬又曰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相表裏也　按

文選子建贈白馬王詩注載集序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杭世駿曰史稱七年徙封白馬而序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趙一清曰序既有白馬之文疑是史誤

又 回顧戀城闕

文選回顧作顧瞻

又 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田絶無軌改轍登高岡

何焯曰不直言有司之禁止而託之淫潦改轍恐傷國家親親之恩也下乃言非我馬不能進勢固有不克俱者可謂婉轉溫厚矣 文選中田作中逵

又鬱紆將何念 又讒巧反親疏
文選何念作難進反作令
又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
文選孤獸二句與歸鳥二句上下互換高林作喬林
又撫心長歎息歎息將何爲
文選歎息作太息
又孤魂翔故域 又存者勿復過 又忽若朝露晞 又咄咤令心悲
文選故域作故城勿復作忽復忽若作去若咤作唶
又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
文選此下有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二句
又收淚即長路
一本作收涕即長塗與文選同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邱幸植宮增戶五百

文館詞林載曹植自試令曰（孫氏續古文苑改試字爲誠當從之）吾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枉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捨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及旋在國楗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官所舉亦以紛若於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嗟以悼孤豐賜光厚訾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

黃之府名馬充廐驅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以何功以納斯口富而不吝寵而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耳深更以榮爲慼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摩天使孤心常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窮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衆人之所難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爲此令著於宮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按此文本集不載

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文選注引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賢父不愛無益之子

而竊位東藩 又 追念古之授爵祿者 又 而顧西有違命之蜀

文選竊位作位竊授作受顧上無而字西下有尙字

簡賢授能又鎭御四境
文選賢作㒷御作衞
言不以賊遺於君父又若此二士
文選父下有也字士作子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
文選無上以字
欲得長纓纓其王又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燿世哉
文選下纓字作占注謂占隱度也世下有俗字
又欲逞其才力又武臣宿將又猶習戰陣
文選逞下無其字將作兵陣作也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
文選舟作師蹈作蹶

事列朝策又如微才弗試

文選策作榮弗作不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

林暢園師曰植所述從征本傳俱不載按魏武紀建安二年

東征呂布植方六歲未必能從十二年北征烏丸十四年南

征劉表十六年西征馬超十九年南征孫權時植年二十二

太祖命守鄴所云東臨滄海疑破袁譚在建安十年也 趙

一淸曰赤岸赤壁也赤壁亦作赤圻岸字或圻字之誤謂征

劉表滄海東海也謂平青兗冀三州玉門謂削平韓遂馬超

宋建之屬元塞盧龍之塞謂柳城之役皆魏武親歷之事

而功銘著於鼎鐘

文選鼎作景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
未聞葢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何焯曰秦本紀蜚廉子季勝之後造父幸於周穆王以趙城
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蜚廉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
之寵皆蒙趙城爲趙氏
則伯樂昭其能又則韓國知其才
文選無兩則字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忭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沈欽韓曰道謂博道也列子說符注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
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史記吳王濞太
子與景帝博爭道
熒燭末光

文選熒作螢　張照曰螢古字本作熒

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文選此下有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人不以人廢言伏爲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焉二十六字　何焯曰於時人民稀少東西並鶩饋輸是憂若屢喪敗魏將不能復支且植自料才武猶不後於眞休故懇懇求試誠不忍爲秦越之視也

恩昭九族羣后百寮

文選族作親后作臣

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

文選乖作永　余蕭客曰本傳詔報云本無禁錮諸國通用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

退惟諸王

文選惟作省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又若以臣爲異姓

文選作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若下無以字

駙馬奉車

張雲璈曰駙馬猶言車駕之副自魏何晏尙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遂惟尙主者拜此官

乃臣丹誠之至願

文選誠作情誤也

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何焯曰此謂太皇太后四年崩也

崩城隕霜

後漢書袁紹傳云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

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

文選向上有終字竊上有臣字比下無於字

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

文選脫上一句

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

文選無故字

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按此史記孟嘗君語

偃武行文之美又賜須臾之問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行文作脩文問作閒

攝鳳后之奇

潘眉曰攝當作握

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

按此宋玉九辨第八章之詞子建云屈平誤

帝輒優文答報

文館詞林載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曰覽省來書至於再三朕以不德夙遭旻凶聖祖皇考復見孤棄武宣皇后復郎元宮重此哀煢五內傷剝又以眇身闇於從政是故二寇未誅黔首元元各不得所雖復兢兢坐而待旦懼無云益王俠輔帝室朕深賴焉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知吳蜀未梟而海內虛耗爲憂又慮邊將或非其人諸所開諭朕敬德之高謀良策思聞其次按植集無論邊事表或即是此篇

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

按曹子建集封二子爲公謝恩章云詔書臣息男苗爲高陽

鄉公志爲穆鄉公又云苗志小豈並佩金紫知長子名苗而
此傳但載小子不及長子亦不可解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
杭世駿曰異苑云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
誦經聲淸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祗敬便
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又曰名
勝志稱曹子建墓在通許縣之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
二穴居民入視隧表碣曰曹子建墓按植曾徙封雍邱王雍
邱今之杞縣距通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眞葬斯地耶
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又累增邑並前九百九十戶
陳景雲曰魏室諸王至正元景元間皆普增封邑其戶皆至
累千即如平陽成武二公亦皆踰千戶矣按平陽公名琮見鄧哀王沖傳成武

公名範見郿戴公子整傳思王初封於陳已有邑三千五百戶至子志嗣爵又累經增邑乃並前計之止有九百九十戶此必傳寫有所脫誤也

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　四庫全書總目云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倂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倂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採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

捃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甯宗時本翻雕蓋卽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鶡雀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爲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採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謬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顚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卽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

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朱妻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
邢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詠
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應宜附載以備參考乃竟
遺漏亦爲疏略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
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
已而思其次也

注及受禪改封鄄城公

曹志傳云陳思王孽子立以爲嗣改封濟北王武帝受禪降
爲鄄城縣公

注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

按通鑑引魚豢語至於植者下有豈能興難四字此注傳寫
脫漏以致上下文氣不屬應校添

蕭懷王熊傳　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

邵晉涵曰三王以母弟故別為卷後卷以母貴賤為次其猶春秋之義歟

鄧哀王沖傳　智意所及

殿本考證云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何焯曰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於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

水刻船疑算術中本有此法　邵晉涵曰能改齋漫錄引荀子所載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已在其前

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

曹子建集倉舒誄云建安十三年五月甲戌童子倉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得之容茲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天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徙封冠軍公　又徙封已氏公

一統志云冠軍故城在鄧州西北四十里　明史志云曹州曹縣東南有漢已氏縣春秋時戎州已氏之楚邱邑也

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

沈欽韓曰續漢志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劒諸好器物

通典云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

彭城王據傳 封范陽侯

一統志云范陽故城在保定府定興縣南

注 列書載璽書曰

殿本考證云列書疑當作魏書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按前鄧哀王沖傳云命宛侯據之子琮奉沖後又後鄘戴公整

傳云以彭城據子範奉整後則據必非無子者本傳不言薨

於何時子某嗣恐有脫文

三國志旁證卷十四終

三國志旁證卷十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燕王宇傳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按奐既入繼大宗而本傳亦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此與彭城王傳同一疏脫

沛穆王林傳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

錢大昕曰武帝紀注引魏書封子豹爲饒陽侯又魏畧云杜夫人生沛王豹見文選注而此傳亦稱林爲杜夫人生是林一名豹猶趙王幹一名良也

中山恭王衮傳衮獨譚思經典又文學防輔

殿本考證云譚疑當作覃 潘眉曰魏制諸王在國禁防嚴密朝廷特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此文學防輔是也

東平獻頌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云蒼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

太妃杜夫人也林與袞同母

趙王幹傳徙封賴亭侯又改封宏農侯

續漢志云汝南郡褒信侯國有賴亭　顧祖禹曰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　一統志云宏農故城在陝西靈寶縣南

注魏畧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

錢大昕曰魏畧稱良五歲失父當生於建安二十一年丙申

矣然二十年已封亭侯則五歲之說未得其實裴松之言楚王彪大幹二十歲據彪以嘉平三年賜死年五十七推其生年當在興平二年乙亥幹少於彪二十歲當以建安二十年乙未生也　侯康曰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云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與此文合則季豹疑卽幹之小名也而李善注引魏畧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考魏志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本不名豹且建安十六年已受封則曹公薨時年未甚幼累女之言似亦未合魏畧誤也武紀注引魏書封豹爲饒陽侯誤與魏畧同當以陸士衡之文正之後漢書考異疑林一名豹恐非

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

錢大昕曰歐當作毆東平靈王傳作撾

楚王彪傳元年爲有司所奏

殿本考證云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彪乃自殺

錢大昕曰彪之有罪賜死本紀在嘉平三年此作元字誤

國除爲淮南郡

錢大昕曰漢之楚國在彭城魏之楚國蓋治壽春卽漢九江郡也黃初二年封子邕爲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爵爲王明年邕徙封陳當卽爲淮南郡矣太和六年彪封楚王又改郡爲楚國彪王二十年以罪廢復爲郡也

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眞定王

錢大昕曰嘉以罪人之子紹封不應獨得二大郡前後疑有衍文

注同聲無異嚮

殿本考證云嚮元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傳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

殿本考證云王一本作玉　趙一淸曰王字衍

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按隋書經籍志梁有皇甫謐曹歙論寒食散方二卷卽此然則翕亦作歙也

樂陵王茂傳　故姬姓有未必侯者

沈欽韓曰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顯諸侯按此則姬姓固有未封者也

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

錢大昕曰如疑當作加

贊哀王協傳 謚曰經殤公

錢大昕曰協之封贊已是追封不聞改封於經疑經字衍

北海悼王蕤傳 以琅琊王子贊奉蕤後

錢大昕曰魏惟范陽閔王矩之嗣王敏於太和六年改封琅邪此琅邪王子即敏之子也子上當有敏字

東海定王霖傳 嘉平元年薨

齊王紀嘉平二年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此作元年誤

注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

趙一清曰後漢書百官志臣昭曰後漢彌循前跡本枝之援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剖吳楚樹數四列藩割遼海而分皇枝開隴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貴民無

定限許滋養之富君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不得削必傳劉氏民信所奉發其侵伐兼并之釁峻其他族篡奪之科制其入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君臣臣永許百世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遷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封懷賢抱智隨所適樂土疆弱相倖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畧其小滯與其晝一班之海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僭奪不得興勤王之師諸蕃國自非雜互篡主不降討伐之詔犬牙相經共為嚴國雖王莽善盜將何因而敢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士斯無俟極聖然克行明賢𪓐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支也當使筋骨髓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足以相衞豈有割脛致腹取骨肉以增頭剡背露骨剜膏腴以裨領而謂顱顙魁岸可得比壽松喬喉咽擁腫必能長生久視哉

漢氏得之微猶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滿數十年按昭此論與冏書相發故附錄其切於漢魏之交者

又昔夏殷周歷世數十　又暨於戰國　又憂懼滅亡

文選周下有之字於作乎憂懼作救於

又四十餘年

何焯曰四字從漢書諸王表當作三　胡果泉師曰周赧王五十九年卒徐廣曰乙巳也自此歲至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中間固三十五年海內無主也

又蠶食九國

按蠶食一本作鷹食

又以為小弱見奪　又功臣無立錐之地

文選作將以為以弱見奪地作土

又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
文選城作歲按元首此文出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彼固作歲
也又孝文本紀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漢書作皆且
千歲蓋當時語自如此作千有餘城句本未协
又至於身死之日又胡亥少習刻薄之教又而乃師譚中商
文選無於字刻作尅譚作謓
又劉項弊之於後又遂成帝業
文選弊作斃遂作而
又而天下所以不傾動又授命於內
文選不下有能字授作受
又大者跨州兼郡又兆發高帝釁鍾文景
文選兼郡作並城帝作祖鍾作成

又下推恩之令又至於哀平

文選令作命於作乎

又解印釋紱又徒權輕勢弱又豈非宗子之力也

文選紱作綬徒下有以字也作耶

又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

何焯曰魏興二十四年乃齊王芳正始四年也又六年爲嘉

平元年曹爽誅滅魏祚遂移

又而不改於轍迹又爲萬世之業也又備萬一之虞也

文選於作其世作代虞作慮

又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又以扶之者衆也

文選置下有於字扶上無以字

又而何暇繁育哉又危急將若之何

文選無而字若作如

王粲傳 曾祖父龔 注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沈欽韓曰薛勤慕莊子之達生判合之親喪同行路固可譏矣若龔率由典禮齊衰期杖十五月而禫期喪之重未有過於子妻者於龔何所譏乎

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

按謙之歷官不可攷曹子建作王仲宣誄云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蓋亦當時一顯宦矣

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

後漢書王暢傳云劉表年十七從暢受學以故粲往依之

太平御覽卷百八十引襄沔記云王粲宅在襄井猶存　文選注引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注通侻者簡易也

沈欽韓曰淮南子本經訓其行侻而順情注侻簡易也按魏文帝云仲宣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彼論文此實言體羸然韋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又非體弱者也　按韋

語見下陳留路粹注

博物多識問無不對

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九引異苑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性熱蒸出外致卉木焦滅命卽鑿之果得大墓有礜

石滿堂

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何焯曰以此獨爲粲立傳　按晉書樂志云漢巴渝舞歌曲

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

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

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

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

武舞至景初元年尙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

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　宋書樂志云晉初有桮

槃舞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是也

注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

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

疑要二字恐誤當作決錄注按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二服
章部佩類乃未引此
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
殿本考證云各宋本作名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隋書經籍志尚書釋問四卷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又集十
一卷　困學紀聞云顏氏家訓稱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
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自注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
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道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
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
二篇館閣書目粲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按金樓子云
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

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葢卽登樓賦也

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按曹子建誄文云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

侍中關內侯王君卒

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隋書經籍志有徐幹中論六卷集五卷陳琳集三卷粱有十

卷阮瑀集五卷應瑒集一卷粱有五卷劉楨毛詩義問十卷

詩四卷

惡惡止其身何可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七引魏書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

發

注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按琳檄草愈頭風此歸太祖後事而世專指袁本初之檄文殊失其實葢卽前明小說家之讆言也

注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後著後序十餘篇

按後漢書應奉傳作漢書後序此但言後序語似未足

又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

四庫全書總目云風俗通義十卷漢應劭撰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各卷

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畧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二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後漢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不知何以删去義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也按此書今分一百二十八目與史稱百餘篇合其只稱風俗通則自後漢三國已然不始於今日惟此引華嶠語辭雖不典蓋當時頗有貶詞不可得其左證矣

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云劉楨性辯捷文帝常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見楨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見楨故環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荊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並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楨復署吏

注

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

沈欽韓曰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鵔鸃注鵔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帶按私鈚卽趙策武靈王賜周紹

之師比漢書匈奴傳之犀毗帶鉤也楚辭大招小腰秀頭若鮮卑只王逸注鮮卑袞帶頭也東觀記鄧遵傳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緄即袞字也漢書注張晏曰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晏以郭落帶爲瑞獸名雖不可考知此帶出於鮮卑胡明矣張革爲廓設鉤爲落作廓落者是

又 楨獨平視

沈欽韓曰曲禮注平視謂視面也

自潁川邯鄲淳 注 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

後漢書江式傳云陳留邯鄲淳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于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

文篆隷大同而古字少異　錢大昭曰倉者蒼頡篇也雅者爾雅也蟲蟲書篆篆書許氏者卽說文解字字指者卽劉劭傳注所謂古今字指也蒼雅之稱始見於此

又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

何焯曰世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邯鄲淳書自漢獻帝初平元年庚子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荆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辦書七經于石也

又澡訖傅粉　又五椎鍛

沈欽韓曰後漢書方術傳怡而汗出因以著粉按恐汗出風濕反入毛孔著粉使躁也　又曰五椎鍛葢卽華佗之五禽戲唐六典太常寺有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十五人以消息

導引之法除人八疾

又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

明監本脫儀字今　殿本已補正

又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

藝文類聚卷七十四邯鄲淳投壺賦云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凫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筭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間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爰爰兎發翻

翻準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偃仰傰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羣職罔䟽左右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筭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翬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首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綢雖就置猶弗然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覿悅舉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惡可窮讚　按魏畧稱千餘言而此不及四百言葢藝文類聚節錄也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

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引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按此注記下疑有誤當卽是薛訪車子事而訛脫其字也

注以高才與京兆嚴像又諸如此輩

荀彧傳像作象　殿本考證云宋本輩作章

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趙一淸曰典論七子數孔融今傳無文舉而無七人未知所數更屬何人詳傳仲宣以下祇得六人耳

瑒弟璩璩子貞

隋書經籍志應璩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應璩書林八卷

應貞集一卷梁五卷又注應璩百一詩八卷

注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

文選應休璉百一詩注引張方賢楚國先賢傳云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

蓋興於此也

瑀子籍注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

何焯曰司馬昭謂嗣宗至愼在李通傳注中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

遺名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甯凡百一十有九人

劉知幾曰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

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

也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曰

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以園吏之寓言騷

人之假說定爲實錄豈非惑哉

注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於譙之銍縣

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取稽之上加山以爲姓多一加字
又魏氏春秋曰大將軍嘗欲辟康康避之河東及山濤爲選曹
郞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
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
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
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
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自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
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
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
世說雅量篇注引文士傳云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廷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

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又云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又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隋書經籍志嵇康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聖賢高士傳贊三卷養生論三卷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

又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征孟津小城與質書

殿本考證云大將軍將字疑衍　顧祖禹曰漢平陰縣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靈帝時河南八關之一也晉永嘉末傅祗保孟津小城或曰卽小平津

又每念昔日南皮之游

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六云章武有北皮此故曰南皮魏書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射雉於南皮此地也

又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冰

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五云寒冰井在南皮縣西一里魏文帝書云沈朱李於寒冰卽此井也又有讌友臺在縣東二十五里魏文帝築此臺讌友故名焉又名射雉臺

又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　又何時復類昔日　又年已三十在軍十年　又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

文選長上有可字何時上有志意二字年己三十八字作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及下有之字齊下有矣字

又拜北中郎將又太和中入朝

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引吳質別傳云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又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

殿本考證云攢宋本作穳　錢大昕曰董昭吳質皆濟陰人質欲溺鄉里則昭亦在應溺之內故云溺攢

注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

按劉楨坐平視甄夫人輸作而子楨復使吳質諦視郭氏曹氏家法可知矣

衛覬傳 魏國旣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

趙一淸曰南齊書禮志序云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之詳也

進封閿鄉侯三百戶

趙一淸曰今阿南陝州閿鄉縣是隋開皇十六年置縣閔本从門中旻訛爲門中受建安中改作閿見漢書武五子傳

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晉書刑法志云衛覬奏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

洪受因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囙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

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

侯康曰古文苑載魏衞(此字依顧廣圻校補)敬侯碑陰文云詔令雜駮議上封事一百餘條

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

侯康曰魏衞敬侯碑陰文云所著述渥(丁誤)有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而(二字有誤)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覬並(二字亦有誤覬卽敬侯名碑文上稱敬侯不應此處直斥其名與下並字義亦不貫)金針八分書也　王僧虔能書人名錄云衞覬善草及

古文畧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

尙書右丞河南潘勗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六引王隱晉書云潘勗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爲儲以供行資勗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巳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未徧父老有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郞

劉廙 南陽安衆人也

傳 洪亮吉曰安衆漢舊縣有安衆港水經注魏武破張繡於此

注 廙別傳載廙道路爲牋謝劉表曰考翎過蒙分遇榮授之顯

又 考翎之愛已衰

潘眉曰此兩云考㓂當是廙之父名㓂耳

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

明監本屈作闕誤今　殿本己改正

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又集二卷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魏丁儀刑禮論云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

省禮亦宜畧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脊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强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强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子己能與刑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

貨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以弟子皐嗣注皐子喬字仲彥

潘眉曰仲彥唐書宰相世系表作伯彥

三國志旁證卷十五終